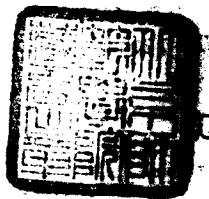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的爱欲论

——自由及其限度

[美]艾布拉姆森 著

陆杰荣 顾春明 译
都本伟 王本浩
赵 岑 樊 凌 校



21109378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1109378

责任编辑 卞云阁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梅萍莹

弗洛伊德的爱欲论

[美]艾布拉姆森 著

陆杰荣 顾春明 译

都本伟 王本浩 译

赵岑 樊凌 校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¹/₃₂ 印张: 6.75 字数: 160千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0

*

统一书号: 10429·067 定价: 1.40元

ISBN 7-5610-0064-2 / I·27

我看弗洛伊德的爱欲论 (代译序)

陆杰荣

就象为了寻求光明而追逐太阳的光照一样，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追寻着其理想的目标——爱欲。西方的许多先哲穷毕生之精力、倾满腔之热血孜孜以求，探寻着这一对人类来说具有永久魅力的主题——爱欲。对爱欲的追求与探索映现出人类摆脱锁链，挣脱羁绊，奔向理想彼岸的历史轨迹……

(一)

爱欲 (Eros) 的产生同西方文明社会的起源几乎在同一地平线上。爱欲作为情感的力量、理想的目标，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及至善的化身，同西方文化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早在古希腊文明发展的初期，思想家们就已洞悉了爱欲之伟力。相传爱欲作为爱神爱罗斯是同地神一起从混沌中相并诞生的。在这一神话传说中，爱欲是将在此之前分裂的宇宙意向、目的重新联结起来的象征。宇宙间所正在经历的一切，包括每个人的发展过程，都有爱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都有爱欲之感召力的深刻影响。这表明，最初对爱欲的

规定是把它作为宇宙本体中存在的本源，是人类命运及其必然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苏格拉底最先对爱欲的实质加以解释和说明。在他看来，爱欲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具有人格化特征的至善目标。现实的个体都有其不完善性，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而爱欲超出了我们每个现实个体的界限范围，成为至善至美的追求目标，促使个体焕发奋然向上的勃勃生气。苏格拉底认为，爱欲的基本价值在于伦理道德方面，它的本质具有矛盾性。人类都不能摆脱爱欲的影响。爱欲最初表现为使人们迷恋肉体的感官要求，这只是爱欲表现的低级形式。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开始逐渐趋向于对美德的追求，从而使爱欲上升到纯粹的抽象的已经摆脱肉体欲望的高级形式。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柏拉图的思想。在柏拉图那里，爱欲已经丧失了所谓初级阶段这一基础，提升到理念的永恒不变的概念世界这一领域。爱欲根本不可能以某种具体形象表现出来，它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权利和力量。爱欲既存在在每个生物的灵魂之中，又是一种渴求完美生活的不懈追求。事实上，苏格拉底对爱欲的两种形式的解释，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尽管柏拉图也把快乐划分为低级的和高級的，但是他所说的爱欲已经成为不食人间烟火、没有自身感性肉体的天使，它生存在无生命的理想境界，成为世俗世界奉为楷模的实在原型。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爱欲的解释具有两个突出重要的特征：第一，爱欲同人的理性力量是一致的。爱欲本身就是理念，是范本。爱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情形，但至高无上的则是爱欲本身；第二，爱欲同美德是一体的，追求爱欲就是遵奉美德、克服自身的缺陷和不完善，达到至善的程

度。这两个基本特点对西方关于爱欲思想的演进和发展的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柏拉图以后所有的爱欲解释，都可以回溯到这一解释的源头，都或多或少归结于柏拉图的影响。

弗洛伊德关于爱欲的观点，从形式上看是以肯定柏拉图爱欲的解释为起点的。弗洛伊德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时，常把它同柏拉图爱欲相比较，“精神分析学所扩充了的性欲一词的含义，和神圣非凡的柏拉图所说的‘爱欲’（Eros），是多么地相近！”。^①但是事实上，就其实质而言，弗洛伊德爱欲观点同柏拉图的爱欲解释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学的两个基本观点是同柏拉图的解释截然不同的。“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美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②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爱欲并不是理性和美德的化身，而是起源于人类尚未开拓的黑暗的无意识领域。柏拉图把爱欲看作是理性和完善的表征，显然，这是由于他把爱欲看作是人类理想和目标的结果。而弗洛伊德则探索爱欲产生的根源，这样爱欲的产生和发展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过程，就如同人类的意识也必然存在着一个原初基础一样。弗洛伊德得出结论，爱欲导源于无意识，发端于人类的本能，借助于文明化的升华途径，才发展到柏拉图的那种理想的高级形式。弗洛伊德的爱欲论将精神分析从心理领域进一步抽象化、普遍化，提升到哲学高度，成为他解释宗教、道德、文明等社会现象的重要的理论范

① 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第19页，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成。

如果说，柏拉图爱欲的观点是“正统”的话，弗洛伊德的爱欲解释自然是“异端”，然而二者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令人思索的是弗洛伊德的“异端”正是以“正统”的形式出现的，他对爱欲的“异端”解释其深层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他的探索的实质和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

弗洛伊德对爱欲的解释和规定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他最初在治疗歇斯底里症和精神病症过程中，意识到患者本人心理结构存在着两种心理趋向感情意向的冲突。因而他得出结论，在人们的意识领域之中，还存在着令人压抑的无意识领域。他进一步研究无意识的基本内容就是性本能，从而确定性本能在心理冲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在对本能加以分类研究中，指出本能力量的一个最基本倾向就是生存趋向，它包括两个因素，其一是性本能；其二是自我保存本能，从而提出了爱欲就是生存本能。这表明，弗洛伊德的爱欲内容明确包含着无意识和性本能这两个基本方面，但又超出了二者的范围。它近似于促使个体生存的生命力量，又似乎等同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活力”。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心理过程实质就是无意识的；第二，人的性本能冲动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基本动力。^①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发现

^① 参见《精神分析引论》，第8、9页。

是无意识的概念。它是精神分析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石。性本能冲动的概念是无意识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它说明人的本能冲动是无意识的根源，人的心理过程从根源上说是以性冲突为基础的。但是，弗洛伊德最初谈及的性本能，并没有超脱传统的性的解释，这说明，弗洛伊德开始注意到性的作用时，并没有扩大性的含义范围。

尔后，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从两个方面解释性的含义。首先，他认为各种性的倒错和变态现象都应归结为性的范围；其次，儿童的成长过程本身也经历了性的发展过程。所谓各种性倒错现象，不过是固着于儿童状态某一阶段所表现的结果。在这里，弗洛伊德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即里比多学说。在他看来，里比多是一种原欲，它根源于肉体，但又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生理冲动，可以把它看作是心——性行为。他对里比多的规定，外观上说明了本能有其现实的感官肉体为基础，同时又表现在心理过程的精神方面的紧张兴奋感。潜在地表明里比多尽管归结为原欲，但由于它有精神方面的表现，就可以舍弃直接的性对象，成为升华的某种心理能量，或者将里比多倾注于自身对象。

对里比多潜在的含意，明确揭示出来是在弗洛伊德1910年所写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本书里。弗洛伊德指出，“性压抑通过把升华的里比多增加给本能而使本能特别强壮，这个性压抑仍旧是受本能的驱使，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联系。”^①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到，在达·芬奇身上，一方面是那相当特别的压抑本能的倾向，另一方面是他升华原始本能的非凡能力。他通过这一事例，论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56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证本能有其生理基础，同时存在着在压抑中有其升华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之前关注的中心是对本能的内容的揭示和规定。还未能对本能加以分类和说明。弗洛伊德早期的性理论只是把“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作了某种区分。

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对早期本能理论加以修改，对本能加以明确的分类。在他看来，本能理论的发展都有其直接观察作为基础，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步是，将性欲概念加以扩展和作出关于自恋的假设。”^①而第三步就是“把个人的自卫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爱欲’观念，并和默默地进行着的死亡或破坏的本能相对照。……而生命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景象，正是爱欲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结果。”^②这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看来，全部本能是由生和死两种本能趋向构成的。生的本能就是爱欲，它体现着建设性的力量，保证个体和种族的生命历程得以延续和发展。“我们所说的性本能的里比多，相当于诗人和哲学家眼中的那种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③与爱欲相对立的则是死的本能，它是引导有生命的存在趋向死亡的力量，遵守着强迫重复原则，要求回复到过去那种静寂的状态。这样，弗洛伊德提出了爱欲的基本观点，这也意味着精神分析学开始具有了哲学的倾向。因为爱欲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不仅是对个体心理结构和内在机制的描述，而且是对个体全部内在的行

①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弗洛伊德传》，第265页，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译文略有改动。

③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55页。

动动力的揭示。爱欲在容纳了弗洛伊德无意识和性本能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开始触及到精神分析学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并且爱欲本身既有其生物的本性，它渊源于人的身体器官；同时，它又有历史的本性，包括了个体乃至人类的道德、宗教、文化等高级情感方面。在此之后，弗洛伊德从多种研究途径探讨了爱欲的基本内容，并通过爱欲进入了政治、宗教等领域。在他晚期著述里，爱欲等同于已经被扩展了的性的概念，它是指“一切与‘爱’字相关的那些本能的力量。一方面是自我爱，另一方面是父母爱、子女爱、和一般的人类爱，以及对于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忠诚。”^①弗洛伊德把爱欲看作是解释个体和全部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以此解释说明个体的情感、家庭生活及其社会活动。

弗洛伊德的爱欲论区别于柏拉图爱欲论在于他要揭示爱欲的原初形成基础，它在于人的本能。他的理论之所以独树一帜，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深刻，就在于他的爱欲论尽管具有哲学的普遍特征，但又不同于哲学的那些形而上学构思和描述。弗洛伊德爱欲论肇始于心理学研究，由临床观察，借助于类比法、加以推论，最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观点。

弗洛伊德爱欲论，从对无意识的探究而进入对性本能的挖掘，把里比多作为原欲、几经补充、修改或变化，终于扩大为爱欲和死的本能的内在冲突。这是一个微观探索的过程。在此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弗洛伊德以爱欲为基础、又趋向宏观考察，以心理学为基础趋向社会和历史的研究，用精神分析学观点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然而，即使在爱欲论尚未形成雏型时，弗洛伊德学说就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随着

① 参见《精神分析与辩证唯物论》第53页，读书出版社1949年版。

这一学说的形成乃至确立，这一缺陷就愈加充分无遗地表现出来。

三

弗洛伊德爱欲论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和性本能学说基础上的。按照弗洛伊德解释，人的心理过程实质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领域的基本因素就是性的本能。弗洛伊德曾经把自己学说的研究主题称之为，是对主观因素之间相互冲突的研究。而人的心理过程主观因素间的相互冲突必须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才能知晓和把握。这样从发生学角度，对个体的性本能和无意识方面的考察，及其使本能人性化和对无意识的因素的压抑的考察，就构成了个体爱欲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包含的内容的考察。

在弗洛伊德看来，爱欲首先在个体那里表现为既有生理的基础，同时又有心理的根源。在这里，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到两个问题，其一，里比多理论。个体自身都拥有本能的冲动，它表现为自我原欲的产生、增加、分配和转移的形式。里比多导致的机体性过程则包括身体的各器官在内，它的目的就是快乐为目的。里比多作为原欲有其自身发展过程，最初以自身某一器官为对象，达到自我享乐目的；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将里比多倾注到对象身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作为本能的动力，时刻转换着能量贯注的方向，或向内表现为自恋，或向外转移给爱恋对象。其二，关于双性理论。弗洛伊德指出，所谓人类的性分化，最初是从同性逐渐演化过来的。个体在其初始阶段就必然有双性化的倾向。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单性，但在个体身上却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双性的痕迹。他认为，如果“不重视双性倾向，几乎

就不可能理解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真实地观察到的性现象”^①。这种双性倾向既表现在人体的生理结构上，更表现在人的心理机制和过程中。前者提出了爱欲的能量和动力问题，即爱欲的能量倾注表现为自恋和爱恋对象两者交替转换的形式；后者则提出爱欲无论是处在自恋，还是处在爱恋对象阶段，在心理和情感上都会表现为矛盾的对立交溶的形式。这种矛盾心理在与外界爱恋对象接触中，就表现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统一。个体身上存在的这种双性的心理趋向在现实生活中，就以同双亲的爱恨统一趋向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弗洛伊德经常谈到的每个人普遍存在的奥狄浦斯情结的情形。弗洛伊德指出，每个人都具有奥狄浦斯情结，“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是儿童时期原始情感的翻版，”孩子同父母都具有这种性的吸引的关系，所谓奥狄浦斯神话，可能就是这种典型关系的诗化的结果。^②弗洛伊德认为，奥狄浦斯情结集中概括了爱欲所包括的情感内容和表现形式。

弗洛伊德在考察儿童时期经历过的性发展的诸阶段后，得出结论，每个儿童在最初阶段都通常表现为自恋，即将里比多贯注于自身。这时的儿童不能将自我同对象加以区分，只是具有被放大的自我这种意象。弗洛伊德设想，里比多能量的发泄，总要面临着对象的选择问题。选择对象有依赖型和自恋型两种形式，“我们宁可假设两种类型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虽然有所侧重。我们认为，人原来有两个性对象，自己与照料自己的女人，因而我们主张每个人都有原始的自

①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82页。

② 参见《少女杜拉的故事》，第6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恋。它可以长期左右人的对象选择。”^① 随着儿童的成长，他开始选择外界爱恋对象，从而进入了奥狄浦斯情结阶段。在弗洛伊德看来，奥狄浦斯情结是个体成长最为重要的关键之处，他常把它比喻为“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奥狄浦斯情结阶段，就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导致个体固着于某一儿童时期寻求快乐的方式，或造成精神病症等。所谓奥狄浦斯情结，就是力图表明，每个人都有原始的那种恋母忌父的愿望。通常在对象选择阶段，男孩以母亲为选择对象，而女孩则常以父亲为选择对象。这表现对母亲的依恋和对父亲的忌恨这种心理冲突之中。弗洛伊德把奥狄浦斯情结看作是对人原初心理过程矛盾情感的形象表述，用以论证和说明爱欲在个体身上的具体性质；同时，他看到了奥狄浦斯情结尽管只是普遍的心理现象，但是必须以他人的双向关系为前提。这就是说，在具体解释奥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容纳了心理学研究之外的其它因素。

这样，爱欲在奥狄浦斯情结中就表现为对父亲充满矛盾冲突的态度和对母亲充满专一、深情的态度的对象关系。弗洛伊德指出，现实的对象选择的情形并不是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的。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儿童的爱欲最初表现为两种心理学上不同的情感联系：一种是对母亲的直接性对象注情；一种是以父亲为模特儿的以父亲自居。前者表现为要占有的关系；后者表现为相似关系。从实质而言，二者是统一的，也就是矛盾心理表现的两种形式。在对母亲依恋的关系中，儿童表现出爱慕之情，把母亲作为自身寻求快乐的

^① 《弗洛伊德著作选》，第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对象。这种关系代表着儿童在早期选择爱恋对象的行为，进而“大大增加了孩子的自我本能发出的精神贯注的性爱成份，并给孩子将来的发展留下了性爱的印记”^①。这表明，儿童的完善和人格的确立，离开对母亲的依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自居的形式里，它从开端起就是一种矛盾的情感。弗洛伊德把自居看作是人与他人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儿童与父亲的自居作用其更深层的无意识动机在于要取代父亲的欲望；自居作用以某种退行形式成为里比多发泄对象联系的替代者，采用内在化投射的途径，将对象归于自我。弗洛伊德进一步推论到，正是凭藉着自居作用，就有可能离开直接的性对象，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注意到，人们的所有的感情联系，除了偶有例外，都是爱和恨的统一。

弗洛伊德认为，爱欲尽管有其生理基础，但它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的趋向。在他看来，个体具有两种情感，其一是温柔的爱恋；其二是肉欲的冲动。他把爱欲划分为两种类型。虽然，弗洛伊德强调的重点是爱欲的本能性方面，但他不否认爱欲具有高尚情感的方面，就某种意义上说，他更赞同爱欲的非感性的神圣的性质。弗洛伊德指出，诉诸于本能满足的爱只是普遍的、感性的爱，一旦目的达到后，这种情感贯注的现象就会消失；而在那种非感性的、神圣的爱和感性的、世俗的爱相统一中，“维系这种联系的本能成了‘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本能。因此，他对他所爱的对象的感情带上了‘亲切的’特征。”^②爱欲还可以在现实选择爱恋对象时，

① 《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第176页。

②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19页。

表现为“迷狂”与“奴役”两种形式。前一种情形，弗洛伊德把它等同于催眠状态，而后一种情形，则会导致自我枯竭和贫乏。

弗洛伊德把个体的发展过程看作是整个人类种族演化过程的缩影。在个体身上所表现的爱欲，同人类的爱欲现象存在着辐射关系。实际是弗洛伊德把各种社会结构和现象，都看作是人的心理结构的放大而已。爱欲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个体领域而转向到社会范围。因为，“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比如在家庭的范围内，或许可能发现社会本能的发展开端。”^①弗洛伊德提出这样的假设，或许爱的关系，也就是情感联系构成了群体心理本质的因素。在他看来，政治活动及其对权威的信奉，都有其心理根源可以追溯。权威不过是儿童阶段父亲的化身。对于儿童来说，他一方面寻求母亲的照顾，同时，也渴望父亲的保护。这种力图获得安全感的需求就形成了产生权威的心理基础。它不过是个体心理必然产生的反向形成的表现。弗洛伊德通过考察教会和军队这两种群体的社会形式后，认为，所谓平等的要求只能适用于其成员，而不能适用于领袖，这些成员都需要领袖的统治。“由此可见，社会的感情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反转现象之上的，起初是一种敌意的感情，后来转变成类似自居作用的、带积极色彩的联系。”^②显然，弗洛伊德对社会政治活动的说明是以心理现象为根据的。

弗洛伊德把宗教看作是幼儿阶段的儿童对父亲恭顺服从的表现形式。他把宗教和道德都看作是渊源于心理现象的结

①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74页。

②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31页。

果。他在谈到宗教的起源时指出，“在所有系统形成的期间或在此以后，对每一个心理事件的意识判断来说，都由二组因素组成——一组属于系统本身，另一组则是真实存在，可是却存在于无意识里。”^①这说明宗教和道德作为社会的现象，都有其心理的基础。最初宗教表现为图腾与禁忌。图腾活动满足了原始人类在心理上对父亲的恨和认同希望，同时也涌现出一种忏悔心理，即悔罪感，奥狄浦斯情结作为被压抑的性本能欲望，包含着矛盾情感，即爱与恨的统一。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都是如此。如果说原始人类的奥狄浦斯情结是产生“原罪”的根源的话，那么同时，它也是产生“悔罪感”的根源。这种禁忌被原始人类所强迫接受，后来又世代相传，“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②这种禁忌在心理上表现的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将外在的强迫力量以内在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内在的力量就以道德或“良心”形式出现。在弗洛伊德那里，宗教是由于悔罪感及附于其上的忏悔心理所产生的，其根源在于孩提时代对父亲形象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错觉，也是“人类普遍性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弗洛伊德指出：“儿童不愿放弃孩子时父亲给予的安全感，他已知晓自己父亲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有可以爱戴的全部属性。因此，他迷恋于孩提时较大势力的父亲的意象，将这个意象上升为神，只存在于实在之中。这个意象的情绪力量和渴求保护是信仰神的两大支柱”^③而道德起源部分既可以归结为社会的需要，部分也可以归于悔罪心理。

① 《图腾与禁忌》，第8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② 《图腾与禁忌》，第48页。

③ 参见《精神分析引论》，第127页。译文略有改动。

对道德起源的探讨，集中体现在弗洛伊德提出的关于自我典范或超我的看法中。弗洛伊德强调，超我既包括人类种族在演进过程中各种禁制和外在攻击性倾向的内化，同时也包括个体在其外界帮助下所确立的“自我理想”。它是历史不断沿革而无意识承袭下来的。超我在同本我与自我的三项关系中以“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本质上是我们与父母关系的代表，正是通过超我出现这一个人发展和种系发展的最重要特性，才把父母的影响看作是永久性的东西。作为“良心”的超我，一方面是个体内在冲突心理结构形成的原因，又是种族得以在心理基础上遗传继承的媒介和环节。超我实际上是奥狄浦斯情结的积淀物。

“超我保留了父亲的性格，同时奥狄浦斯情结越是强大，它屈服于压抑就越快（在权威、宗教教育、学校教育和阅读的影响之下），接着，超我支配自我会更严格——以良心的形式，或者可能以无意识罪恶感的形式。”^①

总之，弗洛伊德从微观上考察了个体的发展过程，考察了爱欲的形成及其表现形式。他进而认为，对个体的心理过程研究，同样适用于群体心理研究，从而在宏观上，以爱欲为基本理论前提，广泛涉及了宗教、道德、艺术等社会现象。

然而，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还包括的重要的内容是依靠理性，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求个体要求同群体文明要求的适当调和的途径。在这里，弗洛伊德则以理性的肯定态度出现，提出了爱欲的升华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起源于本能冲动，同时，又是对本能欲望的否定，文明与本能始终处在二律背反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心理结构是如此，社会政治

①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83页。